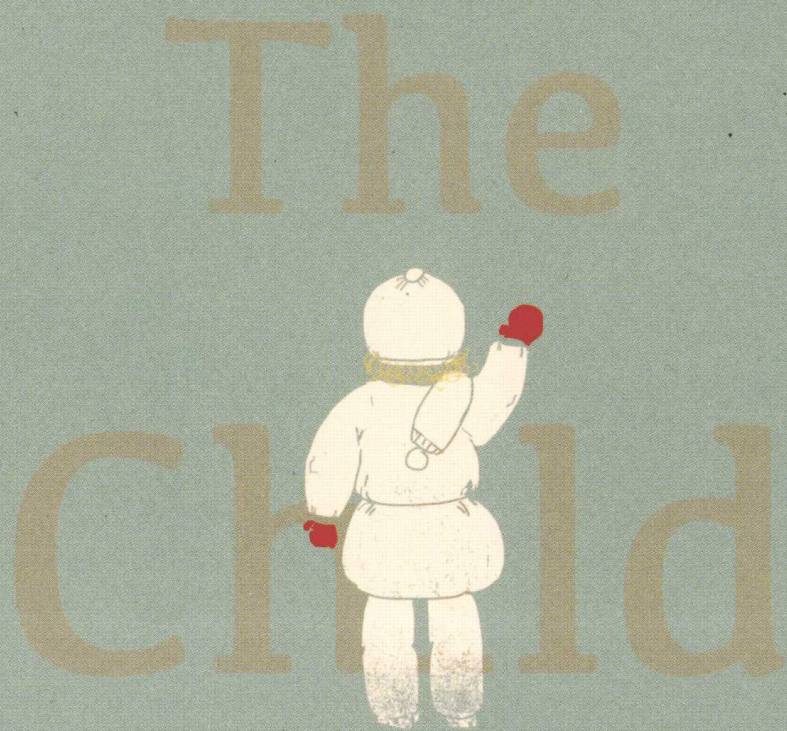


Ian McEwan



in Time


时间中的孩子

[英国] 伊恩·麦克尤恩 著
何楚 译

时间中的孩子

[英国] 伊恩·麦克尤恩 著

何楚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中的孩子 / (英) 麦克尤恩 (McEwan, I.) 著; 何楚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5

书名原文: The Child in Time

ISBN 978-7-5447-2673-3

I. ①时… II. ①麦…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42678号

The Child in Time by Ian McEwan

Copyright © 1987 by Ian McEw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and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8-046号

- | | |
|-------|---|
| 书 名 | 时间中的孩子 |
| 作 者 | [英国] 伊恩·麦克尤恩 |
| 译 者 | 何 楚 |
| 责任编辑 | 李瑞华 李浩瑜 |
| 原文出版 | Vintage, 1997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
| 集团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集团网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电子邮箱 | yilin@yilin.com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yilin.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7.75 |
| 插 页 | 4 |
| 字 数 | 165千 |
| 版 次 |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47-2673-3 |
| 定 价 | 28.00元 |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第一章

……也献给那些父母们，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受到自诩为育儿专家者的那一套苍白而贫乏的相对主义的误导……

——《权威育儿手册》，英国文书局

长期以来，在政府和多数公众的心目中，资助公共交通是与否定个体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各种交通设施一到每天两次的高峰时间就完全瘫痪，以至于斯蒂芬发现，从他的公寓到白厅，乘计程车还不如走路来得快。此时正值五月末，早上九点半左右光景，气温已开始接近华氏八十度。斯蒂芬阔步向沃克斯霍大桥走去，身旁停着两三列被困得死死的车辆，车身颤动不已，每辆车上都孤独地坐着一名司机。寻求自由的口气便不免显得更为妥协，没那么激进了。套着戒指的手指耐心地敲打在发烫的锡铁车顶的边框上；摇下的车窗外露出一截白衬衫衣袖，那是支楞着的胳膊肘；报纸摊开在方向盘上。斯蒂芬快步穿过人群，穿过一波波车内收音机播出的连篇废话：广告歌，高能早餐音乐节目，简明新闻，路况通报。不看报的司机便呆

头呆脑地听着广播。人行道上不断前行的人流一定让司机们感到了某种相对的移动，仿佛在缓慢地向后漂流。

虽然斯蒂芬三步并作两步，在人群中穿行赶路，他仍然像往常一样，几乎是无意识地留心着孩子们，留意着五岁的小女孩。这已远不止是一种习惯，因为习惯可能被打破。这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性情，是一些重大经历在他性格上刻下的印迹。这多半也不能算是一种搜寻，虽然他曾经着了魔似的寻找过，而且还找了很长时间。但两年过去了，所有这些仅残留遗痕。现在只剩下了渴望，干枯而无望的渴求。生物时钟冷漠地朝前走，一刻也不停。它让他的女儿不断长大，不断扩展和丰富简单的词汇量，使她更健壮，行动更加稳当。这个时钟像心脏一般强健，忠实于一个永不终止的限定。她将要画画，开始阅读，还会掉乳牙。不用说，她当然还会是他所熟悉的样子。这些不断增多的变化仿佛可以磨蚀那个限定——那个脆弱的、半透明的幕障，它那时间与机遇交织而成的纤细组织将他女儿与他隔开了。她从学校回到家中，有些疲惫，乳牙搁在枕头下面，她正在寻找着爸爸。

任何一个五岁女孩——虽然男孩们也一样——都让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女儿继续存在着。无论是在商店里，操场边，还是在朋友家里，他总是在其他小孩中寻找凯特，总能注意到他们身上缓慢的变化和渐增的能力，总能感受到那些白白流逝的岁月——那些本该属于她的时间——的潜在力量。凯特的成长成为了时间的核心。斯蒂芬揪心的悲伤，带来的只是他女儿幻影般的成长，而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谁都阻止不了强健的时钟——而且是必要的。没有关于她继续存在的幻想，他就迷失了，时间也将停止。他是一个隐形孩子的父亲。

但在米尔班克这里，只有一些曾经的孩子，他们正拖着脚步去上班。再往前走到议会广场前面，就能看见一群有执照的乞丐。他们不允许出现在靠近议会、白厅或是在广场上能看得见的任何地方。但有些人还是趁着通勤路上源源不断的人流混了进来。距离他们还有两百码远，他就看见了他们闪亮的徽章。这是他们的天下，一个个自由自在，得意洋洋。工薪族们还不得不退让三分。十几个乞丐从街道两旁，逆着人流，稳步朝他这边走来。斯蒂芬注意到了一个小孩。这不是一个五岁小孩，而是一个处于青春期之前的瘦削女孩子。还在远处，她就已经看到他了。她走得很慢，像梦游一样，伸着一只政府统一配给的黑色乞丐碗。职员们在她身边聚拢又分开。她一路走来，眼睛直盯着斯蒂芬。斯蒂芬陷入了常有的矛盾心理之中。施舍吧，肯定让政府此项措施一举成功。不施舍吧，又有决意对他人贫困视而不见的嫌疑。别无选择。这便是无能的政府采用的策略，切断公共政策与私人情感之间的连结，扼杀人辨别正误的直觉。这些日子斯蒂芬便让运气帮他做决定。如果口袋里有零钱，他就给。如果没有就算了。他从不给钞票。

这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女孩子。由于成年呆在街上，晴朗日子里的阳光将她的皮肤晒成了这种颜色。她穿着一件污秽的黄色棉上衣，头发剪得奇短。可能是被灭过虱子的缘故。随着距离的缩短，他发现她原来是个漂亮、顽皮、长着尖下巴和雀斑的小姑娘。在他们相距仅二十英尺的时候，她跑上前来，从人行道上捡起一块还在闪闪发光的口香糖。她将口香糖扔进嘴里，嚼了起来。当她又朝他这边看过来的时候，小脑袋朝后扬着，露出挑衅的神情。

随即她已站在了他跟前，面前伸着那只统一配发的碗。几分钟前她就选定他了，这是他们惯玩的把戏。惊异之中，他将手伸进了后

裤袋，摸出一张五英镑的钞票。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将钞票放进碗里，盖在那些硬币的上面。

他刚放下钞票，女孩立刻将它抓了出来，揉成一小团，紧紧地攥在拳头里，说了声“滚你的，先生”，就侧身走了过去。

斯蒂芬伸手一把抓住女孩瘦削狭窄的硬肩膀。“你刚才说什么？”

女孩转身，挣脱出来。她目光躲闪着，细长的声音像芦笛：“我说歇（谢）你的先生。”等她跑到斯蒂芬够不着的地方，又加了一句：“阔佬！”

斯蒂芬略带谴责地朝她扬起两个空巴掌。他微笑了，没有开口表明自己对这种侮辱早已无所谓了。这个小孩重又稳当地，以一个梦游者的步态，沿街向前走去。他注视了她整整一分钟，直到她消失在人群里。她没有回头。

由于受到首相特别关注而为人所知的官方育儿委员会，已经产生了十四个小组委员会，它们的任务是向总委员会呈递推荐。它们真正的职能，有人讥讽地说，是满足无数利益集团各不相同的要求——糖果和快餐店组成的院外活动集团，服装、玩具、配方奶粉以及烟火制造商，慈善机构，妇女组织，还有呼吁人行道上的交通灯改由行人控制的压力集团成员——他们从各个方面施加压力。决策阶层中很少有人会拒绝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个国家到处都是不合格的公民。因此，大家就理想公民的构成要素，以及为了把小孩培养成未来的理想公民现在所应采取的管教措施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小组委员会。甚

至连斯蒂芬·刘易斯，一位儿童图书作者，也属于一个小组委员会。这完全是借助于一位朋友查尔斯·达克的影响。而这位朋友就在委员会开始工作的当儿辞职了。斯蒂芬所在的委员会是阅读与写作小组委员会，由模样委琐的帕门特勋爵领导。在连续几个月炎热不堪的日子里——这样一个夏季结果却成了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像样的夏季——斯蒂芬每周去一次白厅，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参加会议。就是在那里，别人告诉他，对德进行夜间轰炸的计划制定于一九四四年。如果换一个时期，关于阅读和写作，他本来是有许多话可说的。但在这段时间里，会议中他多半是将手搁在锃亮的大桌子上，微倾着头，带着尊敬而专注的神情，一言不发。这些天大部分时间他都一个人度过。满满一屋子人，正如他希望的那样，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加剧了他的沉思默想，使它更为集中和连贯。

他想得最多的是妻子和女儿，以及自己该做些什么。要不就是对达克突然退出政治舞台感到纳闷。他正对着一扇很高的窗户，即使在仲夏季节，也没有阳光射进来。远处，是一块长方形庭院，庭院四周环绕着修剪整齐的绿草，地方宽敞，足够停放六辆豪华轿车。下班的司机抽着烟，四处闲逛着，漠不关心地向屋内的委员会瞟上几眼。斯蒂芬回忆着往事，做着白日梦，想着过去，揣测着现在。或许是这些回忆和幻想在驱赶着他？有时候他会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发表一番虚构的演说，那是悲伤痛苦的控诉，每一遍草稿都经过了反复细致的修改。同时，他还分神留意着会议的进程。现在委员会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理论家，他们要么是很早以前就思考停当了，要么是早让别人替他们想好了；另一派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希望在谈论的过程中明确思想和观点。大家的态度有些僵硬了，但还是勉强维持着礼貌。

帕门特勋爵主持着会议。他说话派头不小，圆滑而巧妙，说的全是老一套。他那眼袋下垂、毫无光彩的眼睛，眨巴着骨碌一转，便是向指定的发言人示意了；他抬起一只轻软的手臂，平息着会场里的激忿；他那干燥而带色斑的舌头上下翻动着，懒洋洋地发表着难得一闻的见解。只有他身上那件黑色双排扣西服才显示出他类似于人的起源。他本性平庸，却有着一副贵族的气派。幸亏他插入了一句有分量的话——“孩子总归是孩子”，一场持久而恼人的有关儿童成长理论的争论得以告一段落。孩子们讨厌肥皂和水，学东西很快，以及发育过快等等问题都被提了出来，成为了公认的难题。帕门特说着那些陈词滥调，态度倨傲而毫无顾忌。这是在表明如果一个人举足轻重，无懈可击，那么他是无须在意自己的话有多么愚蠢的。他不需要去打动任何人。他不会委屈自己，哪怕仅仅是为了显得有趣一点。斯蒂芬丝毫不怀疑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委员会成员认为没有必要增进彼此的了解。当冗长的会议结束了，文件和书都被塞进公文包后，礼貌性的交谈便开始了。交谈在双色调的走廊里持续进行，当委员们走下螺旋形混凝土楼梯，分散到不同层面的部属地下停车场后，谈话就消失为模糊不清的回音了。

在整个窒闷的夏季及随后的一段日子里，斯蒂芬每周都去一趟白厅。这是他生活中的惟一职责，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负担了。多数时候，他这样享用这份自由：穿着衬衣，伸直了身子躺在沙发上，面前放着电视机，他一面闷闷不乐地吮着纯苏格兰威士忌，一面将杂志从后面翻到前面，或者是看电视里的奥运会。晚上酒喝得更多了。他独自一个人去一家本地餐厅吃饭。他压根儿不去联系朋友。至于留言电话上的来电，他也从来不回。通常，他对自己房间里的肮脏不堪，成群的肉嘟嘟的黑苍蝇以及它们的四处逍遥是不以为

然的。然而出门以后，他却害怕再回到这些熟悉家什们死气沉沉的阵列之中，害怕见到空扶手椅还那样蹲坐在地上，旁边堆放着油污的盘子和旧报纸。厕所马桶，床单，还有地上的灰，全都故意跟他作对，顽固地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在家里，他的思想也总离不开女儿、妻子以及自己该做什么这一主题。但在这里，他无法集中精神持续思考，而只是零碎地、任意地、几乎是无意识地做着白日梦。

委员会成员都主张准时。帕门特勋爵总是最后一个到场。他一面弯腰入座，一面以柔和的腔调宣布开会，不知不觉中他那咕咕噜噜的声音已经巧妙地演变成了一篇开场白。委员会秘书彼得·卡汉坐在他右边，座位与桌子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显示出他超然的态度。斯蒂芬所要做的只是在两个半小时里尽量使自己显得机敏。这种大有用处的表面功夫，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运用自如了，成百上千个课堂时间就这样在思想开小差中度过了。这间屋子他也很熟悉，棕色的胶木电灯开关，墙上难看地牵拉着布满灰尘的电线，这些他都了如指掌。在他上学的地方，历史教室看上去跟这间屋子很像：一样的破旧、宽敞而舒适，一样的长长的旧桌子——有人还会费心去擦洗它们。尚存的雄伟遗风与腐烂的官僚气息迷幻般地混合在了一起。当帕门特以软绵绵的口吻，综述着上午即将开展的工作时，斯蒂芬听见他老师唱起了舒缓轻快的威尔士歌曲，吟唱着查理曼大帝王朝的辉煌业绩，或是讲述着中世纪教皇统治下腐败与改革的轮回。透过窗户，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绿草环绕的停车场和那些灼热的轿车，而是仿佛站在两层楼上，看到了一片玫瑰花园，野外运动场，斑驳的灰色栏杆，杂乱的、未开垦的土地，紧挨着一片橡树和山

毛榉树林，再远处延伸着一大片海滩，还有一条蓝色的潮汐河，两岸相隔一英里。这一切已属于过去的时光，是一幅过去的风景了。他曾经回去过一次，发现树全被砍倒，土地被开垦了，河湾上架起了一座公路桥。丢失是他思考的主题，由此他很容易就联想到了一个寒冷而晴朗的日子，他站在伦敦南部一家超市外面的情景。他牵着女儿的手。她围着一条红色羊毛围巾，那是她奶奶给她织的。胸前抱着一个磨破了的玩具毛驴。他们正朝入口走去。当时是星期六，到处挤满了人。他紧紧牵着她的手。

帕门特结束了发言，现在一位学者正吞吞吐吐地争辩着一个新设计出的语音字母表的种种优点。它能使孩子们更早地开始学习读和写，并能从中获得更大的乐趣，过渡到传统字母表也会很轻松。斯蒂芬手里握着一只铅笔，表情沉着地做着笔记。他皱着眉，轻轻晃动着头，谁也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在表示赞同还是怀疑。

凯特正处在这样的年龄阶段——她急速扩展的语言和随之得到表达的观念让她噩梦丛生。她无法向父母描述这些噩梦，不过显然这当中含有故事书里熟悉的内容：会讲话的鱼，装着城镇的大岩石，渴望被爱的孤独怪物。这天晚上她又连连做噩梦。朱莉不得不几次下床去照看她，直忙到天亮以后才睡。现在她正睡着。斯蒂芬做好早饭，便开始给凯特穿衣。虽然在睡眠中受尽折磨，她还是精力充沛，满心想坐在超市的手推车上逛商店。这样天寒地冻的一天却有着不寻常的阳光，这无疑激发了她的兴致。她头一回顺从地配合着穿上了衣服。她站在他两个膝盖中间，他给她套上冬天的内衣。她的身体是那么结实，那么洁白无瑕。他将她举了起来，头埋在她的肚子上，做出要咬她的样子。她小小的身子有一股奶香味，还散发着温暖被窝里的气息。她尖叫着扭动身子挣脱。当他把她放回地

上时，她却又让他再玩一次。

他扣上她的毛料衬衫，帮她套上一件厚毛衣，然后系紧了她的粗布裤子。她开始含糊而漫不经心地哼唱起来。一会儿是即兴发挥，一会儿是童谣或是圣诞颂歌。他将她放在自己坐的椅子上，给她套上袜子，系上鞋带。在他蹲着的时候，她就伸手去抚摸他的头发。跟许多小女孩一样，她对父亲有一种奇特的卫护心理。在他们出门以前，她总要检查一下父亲的衣扣是否全部扣好。

斯蒂芬给朱莉端来了茶。她仍然半睡半醒，弓着身子，膝盖蜷缩在胸前。她咕哝了几句，但声音都消失在枕头中间。他将手伸进她的睡衣，轻轻抚摩着她的后腰。她翻过身来，将他的脸拉到自己胸前。他们接吻时，他在她嘴里尝到了一股熟睡后特有的、浓厚的金属气息。在幽暗的卧室外面，凯特仍在哼唱她那歌曲串烧。有那么一阵子，斯蒂芬甚至想取消购物的计划，拿几本书让凯特靠着坐到电视机前面去。这样，他就可以钻进厚厚的被子，躺到妻子的身边了。天亮以后他们做过爱，但只是迷迷糊糊的，不够充分。她现在逗弄着他，饶有趣味地看着他进退两难。他再次亲吻了妻子。

他们已经结婚六年了。这是一段缓慢而微妙的调整期。两个人不论是在肉体的愉悦、家庭的责任，还是在必要的独处方面，都逐渐趋向协调。忽视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其他方面就会遭到削弱或是引起混乱。因此，当他用拇指和食指轻柔地掐捏着朱莉的乳头时，他还在心里盘算着。一个被噩梦扰乱的夜晚再加上一上午的商场之行，凯特到了中午一定会很瞌睡。到那时，他们就有一段不被打扰的时光了。在以后懊悔悲伤的岁月里，斯蒂芬总在努力尝试回到这一时刻，从无数事件的折缝中钻回去，爬进被窝，改变他的决定。但是时间——谁知道呢，也许并不一定是客观的，而是更多地受到主

观思想的限制——却偏执地否定了这第二次机会。世上没有绝对的时间，他的朋友特尔玛曾告诉过他，不存在独立的实体，有的只是我们个别的肤浅的理解。斯蒂芬决定延迟享受快乐，先屈从于责任。他握紧朱莉的手站了起来。客厅里，凯特向他走来，抱着磨破了的玩具毛驴，大声说着话。他弯腰将红色围巾在她脖子上绕了两圈。她则踮着脚尖检查他的外衣纽扣是否扣好。还没走出大门，他们的手已经拉在一起了。

他们一出门就好像走进了一场风暴之中。主路是一条通往南部的交通主干线。街上的车辆风驰电掣，川流不息。这个笼罩在严寒的高气压下的一天，将要成为永远困扰他的回忆。明亮晴朗的天气就像一只嘲讽的眼睛，注视着所有细节。太阳下，台阶旁边躺着一只踩扁了的可口可乐罐，吸管仍然饱满，还插在原位上。凯特想去把吸管捡起来，斯蒂芬拉住了她。远处的一棵树旁立着一只狗，它好像体内透亮一样，腰腿颤抖着正在拉屎，脸上带着恍惚而兴奋的表情。那棵树是株老朽的橡树，树皮看上去刚被割过，树身上凸起的斑纹精巧而发亮，凹痕则隐藏在最深的阴影里。

从家里到超市只有两分钟的路。走斑马线穿过一条四车道的公路就到了。在他们等着过街的地方旁边是一个摩托车销售处，世界各地的车手们在这里汇聚碰面。穿着破旧皮衣的男人，挺着西瓜肚，斜靠着或是骑在那些停放着的车子上。凯特取出一一直吮在嘴里的手指，指向前方，低矮的太阳照亮了她那只冒着热气的小指头。然而她还是找不到语言来形容她所看到的景象。他们终于过街了，一大群汽车在他们身后焦躁地等待着，等他们一到街中心的安全岛，它们就呼啸着疾驰而去。凯特寻找着那位儿童过路辅导员，每次她都能认出凯特来。斯蒂芬不得不向她解释，今天是周六，学生不上

学，所以她没来。人很多，斯蒂芬紧紧拉住凯特的手，朝超市门口走去。在一片嘈杂的说话声、呼叫声以及柜台收银机发出的咔嚓声中，他们找到了一辆手推车。凯特在座位上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之后，自个儿开心地笑了起来。

逛超市的顾客分为两类，就像部落或国家那样界线分明。第一类人自己有房子，那是当地一些现代化的维多利亚式平顶住宅。第二类人住在本地一些高层建筑和市建住房中。第一类顾客多是买新鲜蔬菜和水果，黑面包，咖啡豆，专柜上的活鱼，葡萄酒以及烈酒。而第二类顾客则要买罐装或冰冻的蔬菜，烘豆，配制好的汤料，白糖，杯形蛋糕，啤酒，烈酒，还有香烟。第二类人里面有领取养老金的人，他们买肉喂猫，买饼干自己吃。还有一些年轻的母亲，因为劳累而显得瘦削憔悴，嘴里紧紧叼着香烟。有时候她们会在收银处发作起来，给孩子屁股上扇上几巴掌。第一类人中大多是些没有子女的年轻夫妇，衣着艳丽，最不济也不过是因为赶时间显得有点匆忙。他们中也有母亲，领着家里的用人逛商店，还有像斯蒂芬这样的父亲，买着活鲑鱼，尽着自己的一点本分。

他还买了什么东西？牙膏、纸巾、洗涤剂、上好的腊肉、一只羊腿、牛排、绿色和红色的辣椒、萝卜、土豆、锡箔、一升苏格兰威士忌。当他伸手去拿这些物品的时候，是谁站在那里？他推着凯特走在两旁堆满商品的通道上时，有人跟踪了他们。他停下来时，是谁隔开他几步远站住，假装在看一个商标，而当他一走动就继续跟踪？他回想过上千次，重新又看到自己的手，货架，堆积的商品，听见凯特喋喋不休地说话。他竭力转动自己的眼睛，让它们能摆脱时间的重压睁开来，找到那个处于视线边缘的隐蔽人物。那个人总是跟在他身边或是稍后一点的位置，满怀一种古怪的欲望，正盘算着时

机，或是仅仅等待着机会。但时间让他的视线永远地停留在自己当时办的那些琐事上，他身边那些不确定的形状都飘走了，分解了，无法辨认。

十五分钟以后，他们已站在收银处了。这里有八个平行的收银台。他排在了最靠门的那列短队中，因为他知道这位收银员动作很麻利。他停下手推车，这时他前面排着三个人。他转过身，将凯特从座位上抱下来，没有人排在他身后。凯特正玩得高兴，不情愿挪动地方。她抱怨着，将脚勾在座位上。他不得不将她高高举起来，好让她的脚脱离座位。他看出来她有些烦躁，这让他有一丝恍惚的满足——这明确无误地表明她已经感到疲倦了。凯特小小的挣扎结束了，这时他们面前只剩下两个人，其中一个正准备离开。他绕到手推车前面，以便将物品放到传送带上去。凯特在手推车另一面，抓着它的宽横杠，做出推车的样子。她身后没有人。斯蒂芬前面这个人是个驼背，他正为几罐狗食付钱。斯蒂芬拿起第一件物品，把它放在传送带上。他站直了身子，也许这时他也曾意识到凯特身后站着一个穿黑色大衣的人。但这几乎不能算是一种意识，而只是在无望的回忆中产生的最微弱的怀疑。那件大衣可能是件女装，或者是只购物袋，甚至可能纯粹是他的想像。他忙着手头上的事，一心只想尽快将它们处理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警觉的人。

前面的人拿着狗食准备离开了。收银员已经开始工作了，一只手的手指跳动在键盘上，另一只手取着斯蒂芬的物品。他从手推车里拿出鲑鱼，低头瞧了一眼凯特，冲她眨了眨眼。她笨拙地模仿他，皱着鼻子闭上了眼。他放下鱼，向收银员要了一个购物袋。收银员伸手到架子下面扯了一个出来，他接过袋子，转过身。凯特不见了。这一列中没人排在他后面。他从容不迫地将手推车推到一边，心想她可

能弯腰躲到柜台后面去了。随后他走了几步，朝惟一个她来得及去的通道四下里看了看。接着他回到原地，左右瞧了瞧。一边是成列的顾客，另一边是空地，镀铬的旋转门，还有通向人行道的自动门。这时一个穿大衣的人可能正匆匆从他身边走开，但此刻斯蒂芬正在寻找一个三岁的小孩，而且马上担心街上的车辆可能对她造成的伤害。

这种忧虑是假定的，以防万一的。当他挤出人群，来到宽敞的人行道上时，他知道凯特不会在那里。凯特在这方面不爱冒险。她不是一个爱到处乱窜的人。她太合群了。她更愿意和身边的人呆在一块儿。再说，她也害怕交通。他转身回来，松了一口气。她还呆在商店里，这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危险。他希望见到她从收银处成队的顾客后面钻出来。在最初一刹那的担忧之中，由于找得太急切、太匆忙，看漏掉也是常有的事。然而，当他走回来的时候，他却感到一阵恶心，喉头收紧了，脚底也讨厌地轻飘起来。他无视那位收银员不耐烦的频频示意，走过了所有柜台，一阵凉气升到他的胃部顶端。他收敛着步子跑起来——仍然对自己的表现是否愚蠢有所顾忌——跑遍了所有通道，经过成堆的橘子、厕所卷纸和汤料。直到回到起点，他这才抛开所有礼仪，深吸一口气，大声喊起凯特的名字来。

现在他迈开大步，高声叫着女儿的名字，脚步沉重地走到通道尽头，并再一次朝门口走去。周围的人都转过脸来看他。没有人把他错当成跌跌撞撞闯进来买苹果酒的醉鬼。他的恐惧太明显，太强烈，情感的热量充溢了整个冷冰冰、亮晶晶的物理空间，叫人无法忽视。片刻间，四周所有的购物活动都停止了。手提篮和推车放到一边，人们聚拢来，谈论着凯特的名字。不知怎的，大家很快都知道

了，她只有三岁，最后一次被看见是在收银台旁，她穿一条绿色粗布裤子，抱着一只玩具毛驴。母亲们的脸绷紧了，警觉起来。有几个人曾看见这个小女孩坐在手推车里。有人还记得她身上毛衣的颜色。这个无名的商店变成了脆弱单薄的一层壳，在它下面，人们不断地议论、推断、回忆着。围着斯蒂芬的一群顾客向门口走去。他身边站着那位收银小姐，她脸色关切而严峻。此外还有一些穿着棕色、白色或是蓝色外套的超市管理人员，他们突然不再是仓库管理员、副经理或是公司代表，而变成了父亲，潜在的或真实的父亲。他们现在全都走到人行道上去。一些人围着斯蒂芬或是询问或是安慰，而另一些人——他们更实际些——朝不同方向分散开来，走到附近商店门口去看看。

丢失的小孩属于每一个人。但斯蒂芬却是孤零零一个人。他的眼光穿过不断凑近的好心人的面孔，落在远处。他们同他无关。他们的声音传不到他耳里，他们阻碍了他的视野，挡住他看到凯特。他得把他们推到一边，从他们中游出去才能找到凯特。他感到气闷，无法思考。他听到自己说出“拐骗”这个词，它立刻被传到人群外围，传到被这番骚动吸引过来的过路人那里。那个手脚麻利的高个子收银员，看上去那么坚强，现在却哭了起来。斯蒂芬不由对她产生了片刻的失望。就好像受了他说的那个词的召唤，一辆溅满泥点的白色警车驶过来停在路边井栏旁。官方的出现让灾难进一步得到了证实，这让斯蒂芬感到恶心。喉咙里有东西直往上涌，他弯下身子。可能自己病了，但他一点也不记得了。接下去又是超市，这一次本着秩序和适当的原则，对陪同他的人做了挑选：一位经理，一名年轻女士，她可能是私人助理，一位副经理，还有两个警察。一切突然安静下来。